

田谷

XIARONG YI SHU  
YU SHENG HUO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艺术与生活.许信容/张修佳主编.－合肥：安徽美术出版社，2008.1

ISBN 978-7-5398-1749-1

I .艺… II .张… III .①中国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②中国画－艺术评论－中国－现代 IV .J222.7 J21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200862 号

**艺术与生活**

策 划：何加林

主 编：张修佳

责任编辑：马 涛

装帧设计：大 可

---

安徽美术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圣泉路 1118 号 14 层 邮编：230071)

网址：<http://www.ahmscb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杭州恒兴彩色印刷厂

开本：889mm × 1194mm 1/16 总印张：34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ISBN 978-7-5398-1749-1

定 价：256.00 元（全套八册，每册 32 元）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田谷

XIARONG YI SHU  
YU SHENG HUO



ISBN 978-7-5398-1749-1



9 787539 817491 >

定价：256.00 元

(全套八册，每册 32 元)

# 许信容

## 艺术与生活

安徽美术出版社

## 许信容

号老斐。1959 年生于江苏南京，

1981 年考入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1985 年毕业

并留校任教。现为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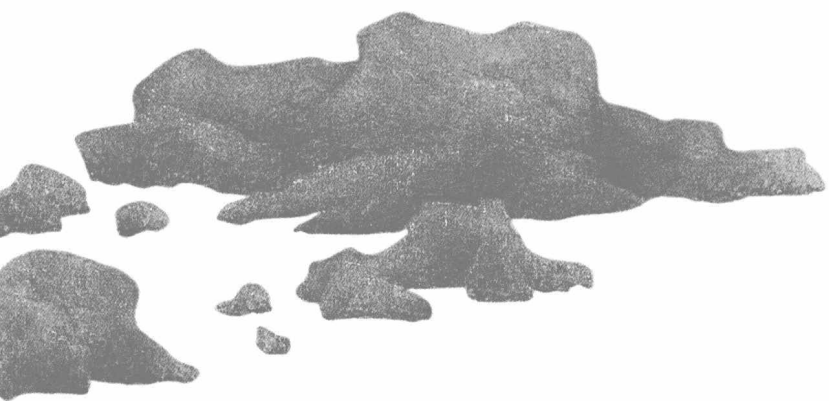
教授。近年来致力于工笔山水画的研究

和创作。举办多次大型个人画展，出

版许多个人画册、专著，大量作品

参加海内外诸多重要展览。







许信容近照

我对许信容的画很感兴趣，两年 before 在嘉德拍卖会上见到他的画，印象很深。联想到一些有意思的问题。

前几年我写过一篇文章，叫《以复古为革新》。我的意思是，中国古典艺术的演进方式和现代艺术不一样，是渐进而不是突变，它强调一种在积累基础之上的、缓慢而深入的演变。和现代艺术那种先断裂然后再求发展的过程不同，这种渐进的发展最终是孔子所说的尽善尽美。中国画强调从生到熟，再到熟后生。这个过程也是追求逐渐完美。中国诗词、戏曲、书法、绘画都是这样，是一种需要积累，内涵丰富的艺术，可以不断被重新发现，被重新理解，不断地成为我们创造新艺术的资源。

这不是说就不要再去师法造化，深入生活了。但要求不断地从古人那儿吸取东西。事实上，历史上以复古为革新是一种常规。唐人推崇魏晋，宋人又推唐人，元人则提倡唐和北宋，明代则推崇元人，打着复古的旗号，实际上是为了革新，复古是一种手段。这种手段实际上是重新认识传统，重新发掘传统，到传统中找一些东西，渐进地推进传统。

许信容的画，主要是从宋画中汲取资源。历来对宋画的推崇，作为一种典范，再发现它的价值。从赵孟頫以后，已经几起几落了。以宋画为资源并不是模仿它。资源开掘的对象不一样，角度不一样，结果就不一样。黄宾虹推崇宋画，把宋画那种浑厚的境界和明清的笔墨结合起来了。他的用笔和宋人无关，但他画的那种深厚，跟他对宋画的理解是很有关系的。吴湖帆推崇宋画，主要取法的是它的色彩和结构。就是说，我们以某种东西为资源，可以开创出不同的新面貌。

许信容的画里面有金陵士子粉黛的气息，这种东西和他生活的南京有关系，一接触他这个人就有这种感觉。他的画里有一种阴柔静穆的味道，静穆之气与宋画有关，但阴柔之美是中国文人画的特点，南方人的特点。近百年来许多西画家改画国画，许信容是从油画改画国画的，其特点是吸收西画不很露痕迹。这和最近这些年南京重视传统的环境有关，另一方面还取决于他自己的修养和对中国艺术发展的理性认识。许信容的画，造型和色调，显然

## 诗境清远愈空濛

郎绍君

有油画的根底，但他的境界不是西画的，味道也不是西画的，他能够将两者融合得那么自然，我觉得对于西画改国画的人会有很多的启示。

只要没有形成一种思维定式，没有形成一种不可改变的习惯，西画的根底就有用。李可染临终的前一年说，我要是再年轻，还要学素描。他体会到，对于他的成长，素描起了相当的作用。当然，他有素描的痕迹那是另外的问题。所以中西结合不是可不可以结合的问题，而是怎么结合的问题。你要想结合，就要有传统的素养。许信容跟林散之学书法，不管学了多久，他有这个基础，有这个基础和没有这个基础是不一样的。

许信容很重视块面和线条的重新组合。在他的画中，块面占了很重要的比例，一个山就是一块，没有多少笔，是染出来的。他染得很有技巧，他很注意造成一种很“毛”的效果，这很好。他为什么要重视这个“毛”？是从中国传统来的，但他的块、面的观念是西方的，他把这两方面结合得很好。他的画是一种重新构成。比如山是个大的块面，树都是线，这种组合很有意思，组合得好不好，关键不在于技术，还在于感觉能力，直觉，在于一种素养。他处理虚实的关系也不是纯粹利用西方的透视，中国画的虚实关系包含着透视处理。许信容的画既有实中虚，又有虚中虚，特点是实中虚，很有特色。

称许信容的画是“细笔山水”好一些，这种山水工整，重视刻画，树石画得很精细，但又不板，画得很实，感觉上又是虚的。他画中那种空濛、迷茫的感觉很好。从他的画，我想到王诜的《烟江叠嶂图》，空间的处理，整体的关系和颜色处理得非常微妙，微茫而不惨淡，有宋画特有的静穆和阔大。许信容吸收了一些这样的东西，这是很难得的。他给我们一种启示：一个画家，你抓住一种传统深入进去，加上你已有全面的传统修养，你就可能对于现代的绘画有所推进，有所创造。

许信容的画是现代的画，有现代的感觉，但他确实又是从宋画的资源里开掘出来的，这一点非常有启示。



学生时代

今年在南京一次朋友的聚会上，偶然看到一本山水画册，其中的作品使我的眼睛为之一亮，继而有些心动，不由得仔细翻读下去，似发现了一块璞玉，又像认识了一位久别的挚友。再问其作者，想不到竟是早已认识的小友，我只知他叫老斐的许信容。我知道他是学油画专业的，也知道他曾活跃于江苏新潮美术阵营，是个努力而颇有才情的青年画家。真想不到他却“改行”画起了中国山水画来，而且是那样的出手不凡。莫非这就是平常所说的“殊途同归”，抑或是所谓的“大道归一”。

我其实真的不知道我们的美术学院为什么要以西洋画教学为基础，更不知道为何要以这种方式为唯一的考核与评判标准，自然也不知道许多极有艺术才华的中国青年画家为什么去画油画。也许我们的先辈如徐悲鸿、吴作人等人，他们十分清楚，画油画是为了用西方绘画的系统认识来改造中国画。他们当时以为这种改造便是发展中国画的唯一途径。可是后来，他们似乎知道了自己的片面和错误，于是都改行画起了国画来，搞得我们今天的小学生都知道“徐悲鸿画马，吴作人画骆驼”，连不少县陶瓷厂生产的果皮箱上，也有着徐悲鸿的马与吴作人的熊猫那“中西合璧”式造型的雕塑“作品”。也有些前辈们并非如此，他们只是想学习一些新东西来对待中国的老对象，林风眠和吴冠中便是如此。他们对油画的学习更进了一步，走近了接近西方现代艺术的先驱者那儿，于是他们使用自己学来的西法，执著地搞起了面对当代中国的创作。林风眠也许算得上大起大落，最后隐居在那个被西方文化统治了百来年的中国岛屿上。吴冠中在获得法国大奖（我疑心这类似

于中国颁发给外国人唱京剧的大奖）之后，大谈起笔墨等于零来。再后来的几辈人，大概真没有想过他们为什么要画油画，为了找口饭吃，或是为了献身艺术，更或是为了中国艺术走向世界？（实际是被外国人接受、称赞或认同。）因而，我们见到的这时代的画家，不是同外国画廊签约，便是满世界地折腾，或者改行做导演、卖服装、搞装修。我几乎没见过像老斐这种，从古典油画的学习，从现代西方艺术的参与中一下子跃栖于中国画山水领域，且有滋有味地画下去，并取得了相当成就的人。

据说老斐的改行源于他的欧洲之行，他与南京艺术学院的几个同事应约出访欧洲，见到了许多西方现代艺术经典。他们不知道怎么想的，竟然产生了一种自身淡淡的失落，进而扪心问起“我们是谁？我们从哪儿来？我们向何处去”的古老问题来。真的，老斐这一代人比我们好多了，也难多了，我们可以靠工资过穷日子，他们却要担心下岗解聘；我们偶然听错了外语广播要被当成“偷听敌台”而判刑，他们却要通过外语考级才能评职称。所以，纵然他们这一代画家再“穷途末路”，恐怕也要比我们“光明磊落”得多。老斐一反以往的“西画改国画”的“中西合璧”之胡说，以自己当代不可摆脱与避免的文化认识，直入发自机杼的选择中。他的抉择是明晰而精确的，他以一种有系统西画形、色认识的眼光与一颗有当代生活感受的敏锐心灵，找到了自己创作的切入点。他直取现代艺术中那种自我关注、搏击生命的心力与行为，去体悟古人已完美的形色法度，去发展那古人已有所悟却尚未自觉体察的形色语汇。这正是唐宋山水画有可能被直接继承的前提。

## 静心望山 道法自然

陈绥祥

## 鸟鸣山更幽

张荣东

许信容的画与人都渗透了诗性的因素，他是画家里的诗人。那种诗的和谐、优美，透明、纯粹的诗性品质在他的人与画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许信容有唯美的一面，但还不能称之为唯美主义，因为他的创作并不归于婉约阴柔一路，而是气韵相生，颇具风骨。生活中的许信容属于金陵那座阴暗、潮湿、暗香浮动的城市。在这样的城市里，总会有一些怀旧的伤时的情绪在内心深处弥散，梦想的天空是低矮而灰暗的，心灵的底色当然也会染上一些夜半笙箫的清冷之气，但许信容似乎对那种小文人的情趣有一种天然的拒斥，他要寻求一片更为广大、更为深远的心灵栖息之地。

他并不习惯于在南京温柔的暖风中蛰居，而是以一位行吟诗人的姿态，在大大小小的山水林丘间漫游，感受山野的清逸幽远之气，体悟自然造化的灵性。在他的眼中，青城山的幽远深邃，泰山的雄浑拙朴，都以一种更加本质的力量纯化着他的艺术感受，几棵无名山丘间的小树，一段清澈的山谷溪流，都会使他发现山水生命的律动，以及大自然神

秘而幽微的呼吸。他要在过去、现在、未来的时光河流中，捕捉到每一瞬间灵魂的闪光。他一开始就不满足于对自然表象的传达，虽然工笔山水离不开自然的原型，但许信容已经深入自然的内核，他用自己的画笔向深山更深处漫溯。因此，他的作品都有着很厚的深度，充满张力，而不流于浮泛。

学油画出身的许信容对中国画的感受出奇地好，他在现代城市中长大，学习、创作油画多年，但却最终选择了工笔山水，他在国画创作中真正求得了心灵的和谐。

许信容虽是在传统山水画中找到了灵感，却并未拘泥于传统，他对工笔山水的理解是极为开放的，他在技法、色彩、构图等方面整合了中国工笔花鸟、人物及西方油画的优良传统，形成了个人的风格。中国传统工笔山水自文人画兴起后逐步没落，即使到了近代，也缺乏大的突破，当代更是缺少工笔山水画的既有样式，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许信容的创作已不仅仅是一种传承，且具有了为当代工笔山水新形态奠基的意味。近年来，他的笔墨语言与色彩体系都日臻成熟，他一方面深刻



第一次画展时的留影



初登黄山

领悟传统绘画的精髓，把那些程式化、装饰性、符号性过强的东西驱出画面，使作品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充分发挥自己在造型与色彩上的优势，创造出了新的属于许信容的艺术范式。

许信容以自己旺盛的创造力为当代工笔山水画做出了贡献。读他的作品，很容易就会被他独特的艺术魅力所折服。这些画仿佛都是秋天雨后的产物，明澈、纯粹，世界被笼罩在诗性的清晖中。在这里，你能感受到由静所带来的时空的张力。在他充满情韵的笔触下，无论青山雨雾、西山人家，还是早春山溪、冬日松雪，都远离了人生的喧嚣与躁动，世界沉寂了，我们感受到的是一个剔除了杂质的、纯粹的心灵世界。

达到这样的艺术境界并不容易，除了许信容良好的个人天赋外，我

认为还应该归于他自由、放松的创作心态，生活中的许信容充满了浪漫的诗人气质，他往往自甘于沉寂，经常形容懒散地四处漫游，但这并没有消蚀诗人的艺术感受，反而使他的创造更加自由、更加纯粹，且具有了更为活跃的创造力。我所讲的懒散也只是世俗意义上的，在创造的激情被点燃时，许信容又变成了一个勤奋的人，他会把创作的每一个环节都赋予艺术探险的趣味，因为他从来不会机械地制作。

当然，许信容的艺术的根本魅力还在于他对自然与人生的爱。许信容作品中那种弥漫的诗性光芒不仅来自于他的天分与修养，更多的则是来自于他把自己的灵魂都融入了画笔中，他画的是心灵的舞蹈，是生命深处的歌吟，而这，正是一个优秀画家区别于众多平庸者的根本。

画室中



我友许信容，号老斐，熟悉他的朋友们都爱称他的号，偶尔呼其大名时倒觉着有一丝别扭。第一次和他游山玩水，大约是两年前吧，我俩闲荡去了太湖。过小桥、看流水、品茗漫话，像古人一样，难以忘怀的还有傍晚吃船餐。“太湖三白”味道极佳，那白虾，沸水里一过，白生生、水晶晶的，如玉一般。而西下的落日，染尽了烟波浩渺的湖面，如梦如幻，恰有扁舟一叶从眼前划过，瞬间也把我带入了老斐的山水世界。

认识老斐，可谓缘分。最缺乏绘画天赋的我，不曾想倒会与一位画家成为好友，且至情至真。初识老斐是读他的画集，深入了解他也是缘于他的作品。第一次见到他的作品就被深深地吸引。他的作品远远地离开了现实的喧哗，没有浮躁，没有饰丽，没有求欲，气静神宁，润似春雨，轻柔朦胧中透出一股深厚的自然之情。与他相熟之后，更确信“画如其人”说得不错。他说话做事，甚至吃饭都显得柔柔的、淡淡的，唯有一双眸子，深邃明亮，自信、坚毅而睿智，时刻留意着周围的一切，将自然的秀丽、人情的美意收入眼底、感于心中、言于纸上。从某种角度看，他对很多人情世故似乎很钝缓。面对许多生活中的繁杂，他经常用一句“我搞不懂”一带而过。我很理解他的这种“不懂”，他的一切兴致其实都浸泡在大自然的山山水水之中。或许应该换一个解释，他搞得懂的是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既然他已着迷于一个美丽的梦境，漂进了一个绮丽的艺术殿堂，就应该将可用的每时每刻依附于他的理想世界之中，用画笔挽住大自然的美丽，吐露出他的真情。

老斐是颇具个人魅力的人，他的魅力不仅源于他的艺术才能、热情的人生，更在于他拥有着可贵的真诚。这份真诚包容着他的人品格调和对绘画艺术的执著追求。中国绘画史上可能没有工笔山水和写意

山水的明确定性，或者人们也很难给予它们以一个判定的界限。但老斐的山水作品已明确地让人们明白：这就是纯粹意义上的工笔山水。他的整个绘画意识和运用的技巧方法并无传统古法样式可寻，我们可以轻易发现，中国的绘画史上鲜有双勾后层层反复渲染如工笔人物和工笔花鸟式的山水作品。他机智聪颖地汲取了现代绘画材料的优越性及西方绘画的有益理念，形成了只属于他的个人面貌和艺术特征。这是一种很了不起的创造。这里，我既敬服他艺术创造的想象力，也惊叹他在艺术表现时的坚毅力所营造出的感染性，足以让观众得到一种美感上的认同和视觉上的震动。前几天，北京来了一位朋友，闲聊到画时，我便说，我友老斐画工笔山水，一尺见方的天地画的树叶难以数计，工至极限。这位朋友很吃惊和不信，尽管他料想这只是一种夸大和形容，但依然迫切地想去一见。恰巧老斐刚从太湖三山岛归来，正用功于一幅大画，画的是江南山村，着力刻画的是一组初春抽芽的枣树，几十棵树大小不一，而粗细不等的树杈重叠交错，纠缠抱拥，形态万千，虽如一团乱麻，看得人眼花缭乱，却不失生动。你随便顺着哪一根枝条仔细地去看，都能曲曲折折地最终找到它们的来龙去脉。“太细了！太费功了！太神奇了！”一连三个“太”字，朋友脱口而出，“你如果说巴掌大的地方，他也能画上亿的树和叶也不算夸大。”这位朋友想不到的是在物欲横流、人心浮躁的今天，还有人能这样沉心静气地追求他的自我。这位朋友很激动，他是被一种精神所感动。

老斐的画非常精细，他经常会为勾勒出山涧中的一片树林而伏案三四十天，精勾细画。当然，这不仅仅是他具有极好的耐性和坚毅力，他对“工”字的解释也很有嚼头。他说：“画工笔不是看谁画得细。细虽

## 山水如镜

褚敬



然是工笔画的一个要求，但如何地去细，要与作品的创作意图相吻合。细是一种‘度’的‘量’，如同煮饭用水一样，需要怎样的口感，完全在于水的调节，决不会少加水而能煮成粥的。”这足以见得他的“工”是一种绘画的语言，这也使得他的“工”细而不腻，虽繁杂却生动，使画面更溢光彩。

然而对于画，我终究不是内行，我只是依照我的性情和喜好去感应老斐对大自然美妙的刻画，体会着他对中国传统绘画求精求纯、求深求新的艺术追求。至于他在艺术道路上攀登的艰难，所达到的学术成就、高度及体现出的智慧和才能，美术评论家陈绶祥先生在《美术观察》上撰文《静心望山 道法自然——读许信容画随笔》作了专业的评述：“老斐能直溯唐宋绘画中对形色的认

识与运用，无羁无绊地以当代艺术家的眼光与心灵，继承并发展了这份遗产，可喜可贺！老斐还有一种认真执著的勤劳，使他避免了纸上谈兵的思考与思而不学的惶惑，他从对现代工具器材的选择与练习中，提炼出一整套勾填敷染之技巧，架设出一种清新沉着而略带沧郁的个人风格来……这亦使得他的作品有别于古代这类作品的气氛追求，更有一种灵动的文人气息。”

“奇峰出奇云，秀才含秀色。”我多次与他结伴而行，穿山越水。他用艺术家所特有的敏感去感悟和捕捉自然美感的闪现。最近看到他刚刚完成的几幅作品，似乎已不再是“杏花春雨江南”的境界，画虽不大，但表现力极强，气势宏伟，神韵幽深，可谓神品了。作为朋友，我感到欣喜；作为中国画的事业，我想说难得。

姑苏写生时留影

